

全面破译西藏神话本源的当代游侠式探险小说

伏藏

第2卷
香巴拉之城
飞天◎作品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面破译西藏神话本源的当代游侠式探险小说

伏藏

第2卷
香巴拉之城

飞天◎作品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伏藏. 香巴拉之城 / 飞天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108-0449-6

I. ①伏… II. ①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062367 号

伏藏. 香巴拉之城

作 者	飞 天 ·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邮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7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449-6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藏素有“观音之净土”、“佛陀之天国”的别称，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西藏人，大都信仰佛教，面对严酷的大自然和沉重的生活负担，自然会想到寻找物质以外的精神慰藉。他们认为现实是苦海，要遭到生老病死的折磨，由于种种因缘在六道轮回中无休止地往返。为脱离苦海，必须断除轮回业力、皈依佛法，通过六度即：布施、持戒、堪忍、精进、禅定、智慧，才能脱离苦海达到彼岸，香巴拉就是他们憧憬的天堂。

“香巴拉”是藏传佛教和苯教共有的一个古老词语，指一种人神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净土，位于遥远北方的极乐世界。

著名的藏族学者阿莽班智达曾说：香巴拉是人类持明的圣地，位于南赡部洲的北部，其地形是圆的，状如八瓣莲花，中央是王宫。

藏传佛教各派的高僧、大德们都认为，在冈底斯山主峰附近的某个地方，有个叫“香巴拉”的神秘所在，香巴拉历代法王掌管着由九百六十万个城邦所组成的幸福王国。

另外，藏族学者曼隆古鲁、曲杰觉丹扎巴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香巴拉在西藏的西南方，印度北方邦的北部某处，可能是雪山环绕的一处神秘世界，也可能在地球附近的某个空间。

“香巴拉”是藏语的音译，又译为“香格里拉”，其意为“极乐园”，是佛教所说的神话世界，为时轮佛法的发源地。佛学界认为香巴拉是一个虚构的世外桃园，是藏传佛教徒向往追求的“理想净土、极乐世界、人间仙境”，也称“坛城”。

藏传佛教格鲁僧众普遍认为：宗喀巴大师不会死，他暂时去了香巴拉天国居

住，总有一天会重返人间，所以在他圆寂后未选定转世灵童。

在四世班禅传记中，也有记载：昔日班禅罗桑确吉坚赞当他修习密宗圆满后，进入了香巴拉佛境，他由天国重返世间时带来了“羌姆”金刚神舞，借以镇压魔鬼、酬谢神灵，教化有情众生积德行善，脱离苦海，进入香巴拉极乐世界。

《香巴拉道路指南》一书中，详细介绍了香巴拉就在地球附近的某个空间。

拉萨的黄昏再次降临，大昭寺的钟声也悠悠地如约而至。

夏雪坐在窗前，忽然从沉思中惊醒，慢慢转向我：“陈风，母亲又一次在我梦境中出现了，她告诉我，香巴拉之城在罗布寺等着我们呢！”

那时，我正在廊檐下翻看卫星电话的通讯录，准备打电话给远在北疆的“第一赏金猎人”王帆。在之前的一次通话中，他已经确切表示找到了陈塘的下落，不久即可带他飞抵拉萨，与我们会合。“找到陈塘、兄弟相见”是叔叔“盗墓王”陈沧海生前最大的心愿，所以王帆的消息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正因如此，我不经意间忽略了夏雪所描述的梦境。

这已经是她第十一次如此告诉我，之前的十次，有时是在凌晨惊醒的梦里，有时是在黎明醒来后、深夜入睡前，然后她就无比清醒地凝视着向南的窗户：“罗布寺、窝拉错湖都在等着我，我必须去，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在最近的三周内，她探访了拉萨附近所有与传说中的香巴拉之城有关的寺庙，虔诚拜访过近四十位古稀藏僧，几乎查遍了藏传佛教典籍中与香巴拉有关的资料，一直都在为南下罗布寺做着最后的准备。

“非要现在去不可吗？为什么不能等王帆到了再一起商量？你知道，如果能带陈塘过来的话，叔叔的遗愿就能在此地了结，我心里最大的一块石头也就此放下了。”我凝视着卫星电话的淡绿色屏幕，心里想到的却是之前港岛浅水湾别墅发生的血案，而且脑子里浮现出的是叔叔在生命最后弥留的一刻那张依依不舍的脸。

“我先去，你会合王帆、陈塘后再赶来，好不好？”夏雪的声音里透着无奈。九曲蛇脉一战后，我们的感情越来越融洽，这是唯一的一次意见分歧。

于是，我只能放手让她去，而我自己留在拉萨等王帆的回话，因为陈塘的事同等重要。没想到，夏雪一天都待不下去了，终于带着一名向导提前起身。

那件事的结果，就是她竟然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失踪了，让我如坐针毡，无法再滞留拉萨，即刻南下，开始了揭开香巴拉之城秘密的黑色序章……

第一部
藏湖诡变

夏雪诡异失踪\2

那京将军来的电话\10

莲娜公主与宁吉大总管的夜谈\19

窝拉错湖底不明来客\27

幻觉中的水底古城\35

夏雪身陷湍流之中的照片\43

白玉莲花之上的微缩尸体\52

甘金王子与白莲圣女之死\60

东天青龙连下杀手\69

白铜古镜里的神秘世界\77



第二部 莲花秘境

水底世界\84

三眼族魔女即将复活?\92

双头人杀手第一次现身\100

空白包金贝叶\108

藏僧杰朗的秘密\117

莲娜公主失踪\126

被困地下水晶世界\135

真假藏僧杰朗，梦里海市蜃楼\144

天龙八部僧看守的秘密\153

大智者藏僧杰朗的梦幻长卷\161



第三部
香巴拉城

梦境中的伏藏师\170

水晶墙彼端的双头怪物虐杀一幕\179

密室逃生\188

佛掌密钥\197

天龙八部高僧\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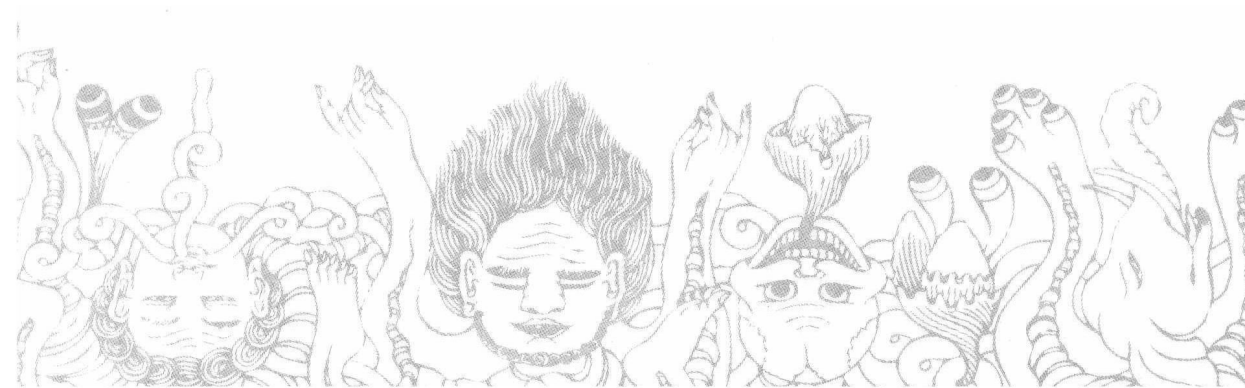
水晶之茧\215

死亡之眼\224

史上最强大伏藏师\232

香巴拉之城，水晶镜世界\240

水晶穹庐之下，与双头怪殊死一战\248





第一部

藏湖诡变



第一章

夏雪诡异失踪

“那时，我刚刚把夏小姐扶上船，回头解拴在石桩上的缆绳，忽然听到湖中央传来一种沉闷的呼啸声，像是几百匹壮年藏牦牛发情时一起吼叫一样。我急忙回头看，湖面上飘着一层朦朦胧胧的白雾，越来越浓重，向岸边飘过来。那种感觉，就像冬天日落之后的暮色迅速降临下来，根本不给人留下喘息之机。刚刚解开的绳头从我手中滑落，那艘木船正在急速离开湖岸，但我明明知道，没有人摇桨，也没有人启动船尾的柴油机马达。几秒钟内，木船就到了距我十几米远的地方，夏小姐站在船头，努力地稳住身体，向我大叫了几声，大概意思是无论发生什么怪事，一定要通知陈先生您……”

向导仁吉多金是个四十岁上下的藏族壮汉，身材硬朗得如同一块青石，但现在他已经完全被恐惧和自责击倒了，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垂头坐在火盆边。

入夜后气温下降太多，我们几个人不得不生火取暖，顺便取了几瓶藏地白酒烤在旁边。除了我和仁吉多金外，房间里还有另外两人，一个是叔叔生前的好友“针灸术大师”顾自知，另一个则是罗布寺负责对外事务的僧人杰朗，亦是我们抵达此处后才刚刚认识的朋友。

这已经是仁吉多金第十几次讲述这同一件事了，但每次讲到这里时，他都会紧紧地抱着头，喉咙里发出倒抽凉气的咝咝声，因为这件事在他看来诡异到了极点，几乎像神话电影中的某一幕情节，令人无法置信。

“你休息一下，下面的事，请杰朗大师接着说。”我拍拍仁吉多金的肩，顺手递给他一瓶酒。

杰朗坐在远离火盆的阴影里，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在一件灰色僧袍里，只露出一张苍白而瘦削的脸。

他清了清喉咙，淡淡地用汉语回应：“好吧。不过，即使我不重复，几位也能在心里复述前几次仁吉多金说的话。那是一次又恐怖又怪异的突发事件，我看到湖中央出现了一个高速旋转的漩涡，它不断地向四周扩散，夏小姐所在的那艘船被卷进去，不由自主地绕着圈奔向湖心。湖水飞速减少，直到一点不剩，露出水底的嶙峋怪石来。通俗一点说，怪事发生时，湖水被某种怪物一口吸干了，然后在大约八分钟到十分钟的间隔后，湖水又神奇返回，与消失前的水平面等高。唯一的不同是，夏小姐连同那艘船都不见了，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七十二小时，仍旧杳无音讯。”

这段话与仁吉多金的话合起来，就是“夏雪失踪”事件的完整版本。事发之前，向导本来是要开着那艘船带夏雪到湖中央去垂钓。“垂钓”只是夏雪探测湖中秘密的一种托词，她大昭寺那边星夜兼程赶来，为的是探索香雪海连续三晚托付给她的梦。

“我知道，两位的话传递出来的唯一信息就是夏小姐溺亡了，对不对？”顾自知的话锋很犀利，说出了大家都不愿面对的事实。特别是我，根本不相信夏雪就这样离去了，把我们两个在拉萨大昭寺神庙里的那些山盟海誓、生死约定都瞬间抛弃，只留下我在世间心痛欲裂。

杰朗迟疑后点点头，不再多说。

仁吉多金含混不清地嗫嚅着：“窝拉错湖的水域面积只比羊卓雍错湖略小一些，湖中央的最深处达到六十多米，比羊卓雍错湖还要深三分之一，就算是本地藏族里的潜泳好手都不敢尝试挑战探索。当时，船上没有任何救生设备，只有柴油机马达和两条木桨。我怀疑夏小姐和木船一定是被卡在湖底的石缝里，所以才没有像正常情况那样飘浮上来。陈先生，我万分抱歉，愿意接受您的任何惩罚……”

我的心正在不断地下沉，直到落入无法拯救的黑暗深渊里，仅存的一点点希望在于还没见到夏雪的遗体，就不会最终放弃搜救的希望。

“陈风，振作点。”顾自知握住了我的腕子，小指上的尖锐指甲在我腕脉上轻轻一扫，一股针扎般的锐痛从手腕一直传遍了我的半身，令我猛然惊醒。

“我很好，谢谢顾叔。”我苦笑了一声，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一股血腥味直

冲鼻端。

得知夏雪失踪的消息后，我从拉萨租用了一辆车况最好的丰田越野车，任何司机都不用，亲自驾驶，快速赶到罗布寺来。到现在为止，已经两天一夜没吃任何东西，只喝过两瓶清水。我的胃里像是有根松油火把一直在熊熊燃烧着，恨不能马上把窝拉错湖的水一把火烧干，找到最珍爱、最痛惜的她。

“火烧眉毛的时候也不能饮鸩止渴，而是冷静如极地寒冰，思考一切退路，从中找到最安全、最便捷也最明智的那一条来……陈风，这是沧海兄常说的，还记得吗？”顾自知那两条厚重而浓黑的卧蚕眉挑了挑，不无感慨地长叹了一口气。

他是叔叔的好友，提及铜锣湾别墅里的惨案，不免伤怀。

“我记得，谢谢顾叔提醒。”我回手抓起一瓶矿泉水，颤抖着拧开瓶盖，连灌了三大口。

“陈风，屋里闷，你最好出去透透气。人生在世，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是不是？出去走走吧，散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然后放松心情，今晚好好睡一大觉。我找的水性好手明天一早必到，他们会同车带来最精良的德国深潜装备，把湖底的情况探索清楚。”顾自知拉我起身，然后放开我的腕子，慈爱地拍拍我的胳膊。

“好。”我的鼻子正在一阵阵发酸，喝下去的矿泉水正在迅速转化为含意复杂的眼泪。

吱嘎一声，杰朗替我拉开了木门，夜风迎面吹来，我的头脑立刻清醒了许多，盈眶欲滴的眼泪也压了回去。

罗布寺的名气与规模都无法跟附近的白居寺、珠林寺相比，它面对的窝拉错湖更是比北面的羊卓雍错湖、南面的普莫雍错湖差的不是一两个级别，在西藏地图上根本没有旅游标示。藏语中“罗布”是“宝贝”的意思，“窝拉”则是“下面”的意思，所以途经此地的旅行者往往将罗布寺和窝拉错湖连起来戏称为“下面有宝贝的湖”。

实际上，藏地的旅游资源早就根据人文历史、风景观光划分为数个等级，从西藏旅游局规定的景点门票价格上就能区分开来。如果连旅游局的价格名册都没有收录的话，只能证明罗布寺属于可看可不看、可停可不停的地方，没有太多观光价值。

我们谈话的房间在寺庙的第一进院落东侧，向南出了大门直行五十步，就是窝拉错湖的古老石岸。第二进院落是僧侣们修行、起居、做功课的地方，负责接待的杰朗曾经叮嘱过，大家只可以在前两进院子里休憩、观光，千万不要踏过通往第三进院落的枣木门槛，因为那里是寺里高僧的闭关修行之所。

本来，我只想左拐出门到湖边去，远眺夜色下的湖面，抒发胸中的郁闷。

突然，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僧侣从大门外急急走入，手里捧着一个两尺长的黄色卷轴，大踏步地奔向中院，毫不停留地跨过两尺高的枣木门槛，直入后院。看他慌张的情形，一定是出了某种紧急大事。

我心中一动，无声地跟了进去，轻飘飘地缀在他后面。

夏雪失踪时的目击者只有向导仁吉多金和老僧杰朗，寺庙大门处也没有任何监控装置，所以他们很容易统一口径，把那件事的经过说得天衣无缝。

一路南来时，顾自知曾数次提醒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藏地多风雨，任何事不能不听人言，更不能尽听人言。”他的意思我懂，是在怀疑“夏雪失踪事件”会有其他版本存在，毕竟湖水骤然消失而后又重新漫溢是件任何人都不能理解的怪事，其中有太多值得深思的疑点。

进入罗布寺之前，我和顾自知便有了明确的分工，他利用自己的江湖关系尽快召集潜水高手，负责打捞那条沉船；而我要调查仁吉多金和杰朗那些话的真实性，必要时，甚至要展开对罗布寺的深度搜索。

我的脚下是一条古老的青石板路，夹在两边的青砖高墙之间。年轻僧人已经过了夹道，进入了一个正方形的空旷院子，径直奔向右侧透出灯光的大殿。

“掐烈卡日云啊（藏语：什么事）？”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来。

我隐身在墙角的假山石后面，竖起耳朵倾听。

年轻僧人的语速非常快，夹杂着藏族土语，我只隐约听到有“印度、土王、莲花、北方邦”之类的词语。哗的一声，大概是他展开了那个卷轴，有三四个苍老的声音一起惊讶地叫起来。

“额阿线松（藏语：我明白了）。”又是那个苍老的声音。

大殿深处响起了断断续续的诵经声，其间伴随着转经筒摇动时的摩擦声，还有几名老僧压抑不住的咳嗽声。

正面大殿顶上，忽然出现了一条轻如狸猫的影子，一起一落之间，他便到了右侧大殿顶上，缓缓地爬行到屋檐边上，双脚钩住飞檐，身子翻转下沉，以“珍

珠倒卷帘”之势向大殿里窥视着。

诵经声犹如催眠曲一般，絮絮叨叨地响着。大殿里许久没人说话，仿佛年轻人那么焦急地送卷轴进来，并没有引起太大重视，被暂时搁置到一边了。

嚓的一声轻响，有人在我右侧不远处踩断了地上的枯枝，也幸好有这枯枝的存在，才令我醒觉夜行者并非只有一人，而是三名。那人发觉行迹暴露，立即屈身拔枪，一柄早就拧好了消声器的短枪斜着指向我的面门，枪管上的烤蓝湛湛生光。

第三个人仿佛是从地底冒出来的，右臂一甩，一柄拖着细长银链的虎齿刀便飒的一声到了我的喉结。虎齿刀长仅三寸，本来是近战格斗中的超短武器，与枪械中的“掌心雷”短枪是同种思路。所谓“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只有绝对的搏击高手才喜欢使用这种武器。

我挺身前扑，避开虎齿刀的同时，扣住枪手的腕子拧转向后，令他的枪口对着自己的胸膛。刀手扑空，自然而然地跨步向前，向我身后追击，但就在电光石火之间，我的右腿已经采用了泰拳格斗术中的“跨虎登山踢”，正中他的小腹。

“朋友，别误会，我不是本寺武僧。”我在枪柄上一捏一晃，撤掉弹夹，然后发力一推，把那枪手推得倒退五步。如果他们的袭击目标是罗布寺，我得先分清是非，看清对错，然后决定帮谁或者不帮谁。

刀手捂着小腹蹲下来，几秒钟后才能艰难地用英语低声开口：“我们是北方邦坎普土王麾下，懂事的就躲开点，别来捣乱。”

我立刻明白，眼前的是三名印度人，而且极有来头。

坎普土王世代居住于印度北方邦的恒河北岸，财大气粗，麾下兵强马壮，与尼泊尔国王关系非常密切。我先前在拉萨阅读尼泊尔神鹰会那京将军的资料时，也偶尔涉猎到坎普土王的一些逸闻传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杀了他，别跟他废话，公主就要过来了。”枪手恼怒地低叫。

“喂，这是在藏传佛教的寺院里，不能杀人，否则公主肯定会大为不满，怪罪下来谁担责任？”刀手在我腿下吃了大亏，不敢再次尝试了。他是个聪明人，所以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绝不盲目行事。

“两位，我是局外人，不妨碍你们了，告退。”我不想多事，与其耗在这里与对方相持，不如暂时退出后院去隔岸观火。

“不行！”枪手强横地叫起来。

“噙嘛呢叭咪吽，噙嘛呢叭咪吽，噙嘛呢叭咪吽……”右侧大殿的木门哗的一声拉开，四名披着灰袍的老僧鱼贯而出，排列在石阶上。刚才的年轻僧人举着一盏两尺高的八芯青铜油灯，恭敬地跟随在最后。

“罗布寺僧众恭迎莲娜公主大驾，请现身吧。”带头的银眉老僧谦和地开口，面向后院入口。

夜风中忽然添了一种类似于薰衣草的香味，但却比寻常所见更纯净、更清冽、更高洁，多闻几次后，感觉眼明心静，四肢百脉舒泰无比。

“嘻嘻，公主大驾还在大门外面呢，先派我们三个进来报信，免得惊扰各位大师。不过，那位华人朋友似乎来者不善，是不是该先把他逐出寺外呢？”飞檐上的瘦子飘然落地，像风吹棉絮般轻盈。

银眉僧向我这边望了望，慢慢地摇头：“适逢其会的都是有缘者，何必咄咄逼人呢？年轻人，请到我这边来，让我好好看看你。”

我知道那是罗布寺的住持仁迦大师，夏雪抵达本地时，曾先在电话里讲述过此地情形，并且说与仁迦大师一见如故，谈佛论道，彼此切磋砥砺，过得相当开心充实。

“遵命。”我从枪手与刀客的前后包围圈里走出去，一直走到仁迦大师所站的台阶前。以他们两个的战斗力的，不会对我造成什么伤害，就算再加上飞檐落下的轻功高手，亦是一样。

仁迦大师做了个手势，年轻僧人立刻走上来，举高油灯，把我笼罩在灯光之下。

我仰起脸，正对着他，视野中除了那张苍老的脸，还有大殿顶上长出的一株粗大树干，直径接近三米，枝丫横斜，指向无边无际的夜空。“殿中树”是罗布寺的一处奇景，据杰朗大师说，本寺是先有树、后有庙，所以那棵巨大的柏树被精心休憩的大殿包围着，而大树四面伸展的枝叶，也给大殿加上了特殊的华盖。

“年轻人，杰朗说过你朋友的遭遇，我感到很抱歉。不过，那件事与本寺无关，罗布寺后院是高僧清修静地，不欢迎外人参观。方便的话，请不要再度踏入，好不好？”他的双手捏着胸前的一长串灰色如意念珠，不温不火地告诉我。

我不愿作过多解释，只是微微鞠躬，表示自己已经明白。西藏寺院各有各的清规戒律，身为外来人，我除了遵从对方规定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那么，不送了，请自便。”仁迦大师洒脱一笑。

我再次点头，转身要走，但那飞檐上落下来的瘦子忽然挡住我的去路：“嘿，小兄弟，我还有话说。你最好把眼睛放亮一点，别来打扰我们公主的清静，否则的话，印度土王有的是好办法让你无声无息地从藏地消失，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听懂了吗？”

他的态度非常嚣张，简直像把罗布寺当成了印度土王的北方邦，这种赤裸裸的威胁话也敢大模大样地说出来。

我盯着他那张瘦脸，思忖着一掌下去是不是能拍断他一手一脚或者几根肋骨，但却极力克制，不跟这种小人物一般见识。当务之急，我是想探知夏雪的确切消息，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不敢分心多事。

“好了，快滚吧，公主就要到了。”旁边的枪手恶狠狠地加了一句。

换作从前，单凭这一句话，他的牙齿就要被我打掉大半了。如果不是一个威严而沉稳的声音突然出现，我肯定会忍不住动手小小教训他一下。

“山鬼、辛格，不得无礼！”

空气中薰衣草香气大盛，一个穿着白纱长袍、乌黑长发披在肩后的年轻女孩子出现在后院入口。很明显，香气就是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夜色中忽然白光一闪，扫过站在台阶上的诸位老僧，原来是那女孩子腰间束着的细长银链上挂着一面八边形的白铜镜子，将灯光反射了回来。

女孩子头顶罩着一柄月白色的圆形伞盖，伞的边缘悬垂着细密的白色流苏，在夜风里摇荡着。伞盖的长柄握在另一个更年轻的侍女手中，那小女孩腰间悬着一柄鞘身镶嵌着几十颗明珠的短刀，双眼炯炯有神，目光一直绕在我的身上。

出声的是站在女孩子另一边的那个中年人，他的左手里握着两枚黑黝黝的铁胆，一刻不停地搓来搓去，发出一阵阵刷拉声。

“辛格，向这位陈先生道歉。如果你们知道他就是中国人‘盗墓王’陈沧海的唯一传人，还敢说那个‘滚’字吗？”中年人以江湖礼节向我抱拳拱手，表情冷肃，一举一动都带着说不出的威严稳重。

叔叔的大名远传全球，在亚洲江湖更是人尽皆知。

枪手一愣，翻了翻眼珠，态度顿时软了下来：“真的是‘盗墓王’传人吗？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对不住了，对不住了。”

我大度地摆摆手，准备抽身离去，免得破坏了别人的好事。

女孩并没有向罗布寺的老僧们打招呼，而是走到院子中央，面向大殿包裹着

的大柏树，冷若冰霜地向上仰望。

“那棵龙象婆娑树长得越来越茂盛了，记得我三年前来时，它的主干还没有这么粗，难道说，是它植根的地脉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才会导致植物极不正常地快速生长？”中年人跟过去，微弯着腰跟她说话。

印度佛教中，喜欢将有缘法、有佛性的大树冠以其他名字，以彰显它的卓尔不凡，这“龙象婆娑树”之名就是如此来历。

我走向入口，不愿再跟中年人打招呼、套关系。叔叔已经离世，我只想他在天之灵能够心安，而不是用他的威名做自己的名片。

“陈先生，请留步，我是印度坎普土王派来罗布寺的使者，咱们曾在港岛见过面的，还记得吗？我知道您是陈沧海先生的子侄与传人，所以有几个深奥的佛学问题，想要向您请教，不知您什么时候比较方便？”中年人忽然举手招呼我。

我向他望了一眼，略作沉吟，才淡淡地微笑着回答：“咱们真的见过？对不起，我不太记得了。”

女孩子闻声回过头来，高昂着的头轻轻一点，脑后的乌黑长发便有如三千尺瀑布飞流直下般倾泻到胸前，瞬间构成夜色里的绝世风景，几乎吸引了台阶上下所有人的眼光。那捧着油灯的年轻僧人站状不稳，摇晃着前冲了一步，险些将手中的油灯掉落台阶。

与他们不同的是，在我心中，唯有夏雪才是世间真正的美女，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可以定格为藏地最美丽的风景，其余人皆无法相提并论。自从得知她失踪的消息后，我满脑子都是她的影子，塞得满满的，再也没有一点多余的空间容纳别人。

“陈先生，我是诚恳求教，兄弟们粗鲁惯了，请不要计较。”中年人左掌竖在胸前，向我弯腰行礼，态度非常谦恭。立刻，我看到瘦子、枪手、刀手脸上都有了怒色与惊诧交织的怪异表情。

“陈先生，给坎普土王一点面子，好不好？”瘦子忍不住开口，“再怎么，他与陈沧海先生也是旧交。十年之前，他们在喜马拉雅南麓的雪原上一起骑马狩猎时，我适逢其会，亲眼见到他们并辔驰射，是一双肝胆相照、惺惺相惜的当世豪杰。宁吉大总管既然开口了，您最好能看在两位前辈的份上，不吝赐教为盼。